



揚子江邊頌英雄

張苗岑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七個短篇，除只有一篇是寫兩個应征模範競賽的故事外，其他六篇都是復員軍人的故事。他們，有的參加了農場，有的當了農業社主任又兼夜校教師，有的當了民政助理員。還有個失掉右腿的戰士，傷好後，要求復員回家，到家就參加了農業生產，當了青年突擊隊隊長，在大躍進中，成了全專區的旗幟。而“揚子江邊頌英雄”一篇，寫一復員軍人，在回家的路上，眼看就要與父母愛人團聚，忽然輪船失事，他犧牲自己搶救了六條人命。故事生動感人，富有教育意義。

揚 子 江 邊 頌 英 雄

張 苗 岑 等 著

解 放 軍 戰 士 社 編
解 放 軍 報 社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20 號)

北 京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057 號

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字 數 21,000 開 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 張 1 3/16 插 頁 2

195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5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10000 冊

統 一 書 號: 10020·992

定 價: (5)0.10 元

目 次

双虎赛.....	李国相 (1)
两把镰刀上密山.....	石 震 (6)
三个复员的水兵.....	張光武 (9)
揚子江边頌英雄.....	張苗岭 (15)
民政助理員.....	李光偉 (21)
夜校教师.....	伍文雄 (25)
为了实现“四十条”	志 亚、嘯 海 (29)

双虎赛

李国相

一虎称雄

山西省曲沃县，许多人都知道下塢村应征模范支从虎。三年前，从虎在征集站吵得臉紅脖子粗；第二年又瞞着年龄要应征；今年，征兵命令刚一頒布，从虎就和新婚的妻子閻秀兰，找社、找乡、找兵役局，少說也有十多次！

澮河水利工程开工以后，小两口儿都参加了，互相挑战，互相竞赛，起早搭黑，埋头苦干。从他們身旁走过的人見了，都說：“这小两口真是热火朝天！”誰知他俩，是为了参軍前給祖国制礼品，給家乡留紀念呢！

这天傍晚，秀兰扛铤，从虎担桶，来到后园。秀兰挖坑，从虎澆水，不一会栽上了三棵桃树、三棵杏树、三棵梨树。夕阳紅光普照，他俩对面欢笑，不觉对唱起来：

秀兰唱：桃三杏四梨五年，

从虎答：陆三空四海五年！

秀兰唱：今年是个跃进年，

从虎答：双双跃进勇往前！

秀兰唱：回家以后果滿园，

从虎答：一个英雄一模范！

这輕声的小唱，不知飞进了誰的耳朵里，一陣风傳遍了全县……

二虎相爭

这下惹出了另一个虎——楊談村的張虎！他和支从虎相隔十五里，虽然沒見過面，可是因为閻秀兰娘家是楊談村，所以早已知道支从虎的名字。他心里想：“这一对十八岁的共青团員，真是好样的！瞧吧，我張虎坚决要赶过你們！”

这天，二人在澧河水利工程积极分子会上見了面。第二天清早，就有一份挑战書，飞到从虎面前；張虎首先带动四十七个青年报名应征，每人栽了三棵槐树（后来共青团县委正式命名为：青年留念林），組織了“董存瑞籃球队”，加紧鍛炼身体，保証檢查合格。然后，組成了应征青年突击队，在澧河水利建設中，哪里困难突击队到哪里去！

双虎虽然不在一起劳动，但能相互望見，时常偷着瞧瞧，暗地加油。

張虎帶領的突击队，事事跑在前面：論拉土，別人每人两天拉一百車，他們每人一天拉一百車，距离还比別人远一倍；論运土，他們积极献計献策，将三次运土

法，改為兩次運土法，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；論挖土，每人每天十一立方；和本社青年突擊隊挑戰，使這個隊，也由一點七立方，提高到六立方。應征青年突擊隊員，腳疼不下工地，手破流血不休息！鐵鍬翻飛，車子穿梭……四十天的任務，十六天就完成了！

“雙虎賽”的消息，很快又傳遍了全省，“山西日報”上也登出來了。

寸步不讓

雙虎——兩個十八歲的共青團員，在今年2月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。從新兵集中那天起，他倆就在一個連。在新兵連，他倆都是新兵班長。

從縣里往火車站送新兵，因為汽車不夠，有一輛拖拉機代替汽車。有些人不願坐拖拉機。支從虎跳出來大喊一聲：“同志們，我們班去坐！”張虎也大喊一聲跳出來：“我們班坐！雙虎帶頭，兩個班的戰士，爭先恐後往拖拉機跟前涌去。領導上只好叫兩個班都上去。結果，大家下汽車時，他們兩個班的戰士們，個個臉上落了厚厚的一層黃土和黑煙灰。

下了汽車，到火車站還要走一段路。帶的干糧需要運到車站。領導上正在研究雇輛車，又被雙虎知道了，立刻雙雙跑來，要求自己扛去。不等允許，扛起就走。忽然支從虎栽倒了：原來他有了病。領導上制止他，才

沒有繼續扛。

上了軍用列車，人擠得很滿，支从虎兩頓沒吃飯了，他還照样堅持工作：給同志們打水倒尿，掖掖蓋蓋，讓大家休息好。張虎就更不用說了！

下火車后，團首長親自接他們。政委問司務長：“有幾個病號呀？叫他們坐車走。”可是，从虎堅決不坐大車。張虎急了：“你不坐怎麼辦？在后邊晃？”从虎乖乖地上了車。但是，一會他又下來，偷偷跑到前邊去了。問他为啥不坐大車，他說：“輕傷不下陣嘛！將來打仗練兵，有點病就不打了？就不練了？”

“我們連來了兩只虎！”他倆剛一到連，這個消息，又象閃電一般傳遍全連。……

從他們由縣里出發起，兩個就一分鐘也沒停止競賽：事事競賽，處處競賽！時時競賽！大事小事，寸步不讓！比如排長問一聲：“誰出公差？”雙虎就一起肩并肩地站出來。擦玻璃和整理內務，他倆雖然不在一屋，可是心在一起。別人每小時一小休，他倆却誰也不休息。支从虎想：“張虎一定沒有休息，不能落后，干！”張虎也是這麼想的，一模一樣。

他們的競賽條件，開始主要是不叫家屬遠送，免得影響生產。到部隊，條件又改成了：“不挑肥，不揀瘦，愉快服從組織分配，在任何崗位上都要躍進！”……他們的條件都實現了！

現在，因為他們的成績好，又被双双送到軍士教導

营里培养。張虎保証四个月完成十个月任务，支从虎保証三个月完成十个月任务。他們的指标，已經初步实现了，二人又双双参加了軍的报捷大会。

他們的口号是：“英雄花儿万年开，革命竞赛到满头白！复員后还竞赛，看誰跃进快！”

两把镰刀上密山

石 震

厘富錦和他的三个战友，走进了黑龙江省密山县百貨公司。

厘富錦原来是个上士班长，那三个战友，都是他班里的战士。他們四个人是一个村的，一起长大，一块儿参军，同吃同住同打仗，都立过功。服役期满后，要回家生产了，四个人一商量，决定到北大荒开垦荒地。經上级批准后，他們坐上火車来到密山。偏偏下了几天雨，往农場的汽車走不了，他們閑着沒事，先到新华書店，买了几本农业生产技术書籍，又到文化館讀了讀报，接着就走进百貨公司。

厘富錦随着人群，在玻璃柜台旁走着，衣服呀，鞋子呀，布匹呀，花花綠綠的东西，他全不留意，眼一扫就过去了。可是走到卖农具的地方，他站住不动了。三个战友也在他后边站住了。厘富錦看着耙啦，鋤啦，鍬啦，动动这，又摸摸那，最后拿起一把镰刀，翻过来掉过去地舍不得放下。

“咱們到农場，正是割麦子的时候，买把镰刀带上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！自己买把使着方便。”大家都同意地說。

到交錢的時候，厘富錦交了两把鐮刀錢。大家挺奇怪：“班長，買两把干什么？”厘富錦笑着說：“留一把备用。”

到了生產隊，厘富錦仔細地修起他的鐮刀把來。先用刀刮，後用沙紙蹭，整得光溜溜的。两把鐮刀都安上把，開了刃，厘富錦把它們分了家：牆上挂一把，箱子里藏一把。

過了幾天，厘富錦的愛人從家鄉來了。他倆是到農場來以前才結婚的，因為農業社正忙着收早稻，她沒有跟他一起來。

晚上，三個戰友喜氣洋洋地來到班長家里。一進門就咋呼起來：“班長，大嫂子老遠的來了，你給她送點什麼禮呀？”“早準備了好吃的東西啦，咱們走了，人家才往外拿哩！”“不行，要當場獻禮！”

厘大嫂一聽這話，有點臉熱，厘富錦可不在乎這個，他說：“答復你們的要求。”說着，他故意慢慢騰騰地掀開箱子蓋，翻了衣裳又翻襪子，老半天，才見他的手往外一揚，一道白光閃過，吓了大家一跳。定睛一看，是那把鐮刀。

厘大嫂是作莊稼活的能手，一見鐮刀，就象一朵花開了似的笑了。她看了富錦一眼，接過鐮刀，試了試刀鋒，掂了掂分量，比了比長短，正合自己的心意，抬手就把它和班長的鐮刀挂在一起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上工哨子一響，割麥隊的前邊，走着

厘富錦两口子，后边跟着三个战友，甩着镰刀，前唱后和，向那一大片香噴噴的麦地奔去。

三个复員的水兵

張光武

三月的清晨，夜色还没有完全退去，城西的汽車站里，已經是一片喧鬧。候車室外的攤販，点着一盞盞油灯或电石灯，招呼着进出候車室的旅客。

候車室里，人挤得很多。有靠着的，有躺着的，有流着涎水发出一陣陣鼾声的；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坐在門右边那条长凳上的三个旅客。他們臉上沒有一絲疲倦的神情，三个脑袋紧紧地凑在一起，低低地交談着，不时发出一陣陣爽朗的笑声。

这三个旅客，都穿着天藍色披肩的水兵服，戴着沒有軍徽的水兵帽，一眼就能看出，是三个复員的水兵。

他們当中那个高个子，有着健壮的臂膀，古銅色的臉，眉毛濃黑，长得英俊魁梧。他叫張力，是艦队上的輪机兵。那中等身材的小伙子，名叫陈小春，一張秀气的臉，薄薄的嘴唇，他是艦队上的航海护士。长得又矮又胖的一个，名叫袁正忠，是海軍某基地的汽車司机。这时，他正接着張力的話碴儿：“老張，你看吧，等几年，五强溪水电站一修好，家家都点上电灯，村村都有俱乐部，說不定比咱們那水兵俱乐部还好哩！”他虽然是湘西人，可六年来，大部分時間，是在北方的海濱渡

过的。因此，在他的口音中，經常夾帶着北方的口音。

“你別咱們咱們的吧，到家后，我們那些乡亲们，不說你脫离群众才怪哩！”

“別扣大帽子啦，这是为了推广普通話啊！”

“那好吧，将来开社員大会的时候，你一爬上台就：‘亲爱的，光荣的男女集体农民們，請允許咱……’”
“嗤！”一片笑声。

“別影响別人吧，我們到外面走走去。”小陈收起手中的“大众医学”說。

三个人把行李往一旁整了整，就走出了那籠罩着濃厚睡意的候車室。

穿过摊販，不几步就到了河边。他們肩搭着肩，沿着河岸走着。东方，魚肚色的天边，漸漸露出金紅色的光彩，天空也漸漸变得明朗起来。渾黃的河水，在他們脚边，向北嘩嘩地流着，消失在碧綠的田野和青翠的山谷里。对着这一片熟悉的家乡景色，使人产生一种特別亲切的感情。

“想不到吧，几天前，我們还在海濱看海鷗、撿貝壳哩！”張力兴奋地說着，回头拍了拍袁正忠的肩膀：

“老袁，你准备到哪里去呢？你不是什么亲人也沒有？”

“到县轉业委员会再說吧！我准备到五强溪水电站工地去，你們呢？回家？”

“是呀，我爱人好几次写信給我，硬要我回合作社

去。今年秋后，我們社就要筹建抽水机站，缺乏技术人材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？說不定。我們那山村，千多戶人家，還沒有一個医护人員。”小陈一面說着，一面低着頭。好象，還沒有最後拿定主意。

三個人一邊說着，一邊回到候車室里。馬達的轟隆聲，引起了人們的騷動。一輛長途汽車，緩緩地駛出車庫。

“快走，要上車了！”於是，三個人向候車室門口匆匆走去。

汽車沿着寬闊起伏的公路前進，公路兩旁是高聳的山峰，一片片深綠茂密的修竹，參天的古樹，環繞着山谷中的山村農舍；層層的梯田，綠油油的早稻，被微風吹起層層波浪。還有那被煙熏得漆黑的泥牆上，寫着一行行“增加生產”“努力春耕”的大白字。三個水兵把臉緊貼在窗玻璃上，窗外的一切都不肯放過。

“咔嚓！”汽車突然停在公路中間了。車里的旅客一陣騷動。司機和助手下車去檢查。一会儿，助手回來大聲喊：

“旅客們，現在汽車出了故障，要等半个多小时。大家下來休息休息吧！”

旅客們陸續走下車來，三個水兵也跟着下了車。張力走近機器旁邊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司机同志。”

“发生了一点故障，等一会就能修好，不要着急。”
司机头也不抬，检查着火花塞上的高压电线：“小吴，二十二号扳手！”

这时候，助手小吴已经提着水桶，到山沟里提水去了。袁正忠顺手从地下的工具袋里，递给司机一个二十二号扳手。

一会儿，司机检查完机器，爬下车来。

“打火吗？”袁正忠问。

“打火。”司机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同行？”

“猜的对！”

“好极了，你上去试试。”

袁正忠跳上车，坐上驾驶台，打开油门，机器响了两下，马上就没了声息了。

袁正忠把头伸出车门外，对司机喊：

“同志，你检查检查分电盘看。”张力递了一把解刀给司机，等司机检查了一阵，回头对车上打了个招呼，袁正忠再把油门一踏，机器就噙噙地响了起来。

可是这当儿，司机忽然晕倒了，脸色煞白，肌肉抽搐，额上沁满了汗珠。助手小吴刚刚提着水桶走回来，急忙放下水桶，跑去扶住司机：“刘师傅！刘师傅！你怎么啦！”旅客们本来正待上车，一看情形都围拢来。小陈托着司机的头，用手摸了摸他的额角：“烧得很厉害，身体太劳累了。”一面从口袋里掏出清凉油，往司

机額上擦，一面詢問病情。原来司机患流行性感冒剛剛复原，因为公路运输任务繁忙，就主动提前上班执勤，由于过度的顛簸，使他实在支持不住了。

怎么办呢？旅客七嘴八舌嘀咕着。張力問助手：

“你能开嗎？”

助手忧愁地摇摇头：“我不行，工作还不到三个月。”

“你开，怎么样？”張力回头望了望袁正忠。

“好，我开。你們快把司机扶到車里去。”袁正忠把手一挥，象在部队时执勤一样，跳上駕駛台，熟練地打开电門。馬达突突吼叫了几声，又开始在險峻秀丽的武陵山中奔馳起来。

在一个小站上，三个水兵下了車，提着輕便的行李，沿山边一条小道走着。

他們一边走，一边指点着两旁的山村和稻田，热烈地談論着，脚步放得很慢，好象不愿馬上分手。他們三个，虽然同在海軍部队服役，同是一个家乡的人，但他們相識还不到三个月。三个月前在复員队里，因为籍貫关系才編在一起。現在，由于共同的生活經歷，共同的生活理想，他們变成了要好的朋友。在他們去的农村和工地，一定会有很多困难，但是，凭着他們一路上表現出来的火一样的热情，一切困难都会被他們克服的。在小路的远处，他們又象远航归来一样唱起来了：

“祖国的河山遙遙在望，

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，
祖国，我们远航归来了，
祖国，我们的亲娘！

.....”

歌声那样亲切热情，连山谷都跟着合唱起来。